紹聞編

孟子下

王樵著

離婁篇

離婁之明章

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曰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朱子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爾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

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爲法爾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爲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有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蔑棄規矩而欲以手製方員其器之不至于苦窳者幾希矣

輔氏曰規矩準繩爲方圓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不爲之

法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止于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爲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爲方員正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按集注云耳目心思之方是心思亦可以言力凡精神所及處皆曰力心力耳力目力是也○饒氏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

右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冐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

朱子曰惟上無敎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居高位者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

右責其君

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豈虛語哉

右責其臣

規矩方員之至章

朱子曰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爲君臣所

以各盡其道而爲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爲方員者莫不出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蔽于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故仁與不仁其間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可以不審其幾也○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爲之便見于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爲人倫之至○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

尤是事事做得盡○陳定宇曰君臣之倫于人倫爲尤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盡君臣之倫責望世之爲君臣者取法之正以人性皆善而皆可以爲堯舜故也○按此章亦承上章責其君責其臣而言惟仁者宜在高位故欲爲君盡君道法堯而已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惟責難于君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故欲爲臣盡臣道法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仁與不仁亦兼君臣而言暴其民甚一

節則專指君而言上章仁者宜在高位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意亦歸重于君也○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仁則入乎不仁舍堯舜而不由則由乎幽厲矣李斯說秦二世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于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戰國君臣以堯舜為不必法者大率如是言也二世于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積于市所謂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于是又驗嗚呼

可不戒哉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承上章道二仁與不仁而言○自天子至于士庶人不仁者不保其有皆言必死亡也○真氏曰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

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朱子曰聖人說話是趲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趲向上去更無退下來○按此章言自反與下篇

三自反當參看○自治益詳詳字貼皆字○反身則天理明不能則人欲肆○趨向上去不退後來則天理益明○行有不得反求諸巳是盡巳工夫巳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推巳工夫聖賢學問只有此二者○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多福本乎自求此言可以深玩深體○永言配命須刻不可忘此心○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非外至也禍福無不自巳求之者○此章亦承上章而言蓋爲當時之有國者而言觀天下歸之之語可見然此章工夫細密于學者最切○人情施而不報則輙責人

自治不勇其身之不能正如人何苟正其身矣
天下歸之矧邇與親者乎
人有恒言曰天下國家章
承上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
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章
身不正而取怨怒用前兩章意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本在身
○林氏之說是孟子正意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輔氏曰天下有道則以德爲大小無道則以力爲強
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則存逆其理

勢則亡必然之理也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爲是巽言横溯孟子姑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强之事其萎薾自棄之罪未暇議也○陳定宇曰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可大弱可强大國反爲吾役矣○饒氏曰賢德以理言大小强弱以勢言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了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爲紂所役此可見德足以

時勢處

詩曰商之孫子其數以億計可謂衆矣而不能存周者以周之仁雖衆無所用也孟子舉此以明國君好仁則天下無敵歎當時之不然也前後三章三取喻曰惡濕而居下也惡醉而強酒也執熱而不以濯也其譬世主也深矣○朱子曰仁不可爲衆猶言難爲兄難爲弟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愚按篇首至此及後二章皆爲當時君臣而言反覆於仁與不仁之間而以反身爲本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痛切讀者當得其心也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爲安以菑爲利以取亡之道爲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欲障蔽而失其本心故爾武帝垂耄而能聽田千秋故漢不至于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于亡信乎不仁而可與言猶可以存其國也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章

南軒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爲得也〇又曰非利人之爲

已毆也特言其理之必然爾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其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爲漢毆隋爲唐毆季世之君肆于民上施施然自以爲安而不知其爲人毆哀哉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章

朱子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是他恁地自暴了這箇更不通與他說到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不可與有爲○真氏曰仁

者心之德心存乎仁則安反是則危義者心之制身由乎義則正反是則邪二者皆吾所自有而甘于自棄焉是虛至安之宅而托曠蕩之野背至正之路而趨荊棘之途此聖賢之所深哀也○朱子曰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饒氏曰前面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illegible]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敎誨[illegible]爲底只是爲之不勇爾猶爲可敎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項○陳定宇曰自暴者非詆天理旣不

可與言故絕望之自棄者猶知天理之爲美特其心
于不能故以本有者開示之復哀憫以警聳之猶致
望之之意焉

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要看兩在字其
意在下親長在人爲其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
道初不外是也但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則凡舍此而他求者皆遠且難而反失之者也

居下位不獲于上章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

豫是也

伯夷辟紂章

聞文王作句興曰句○輔氏曰集注恐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其來爲有求仕之意故云來就其養非求仕也衆父二字出老子集注借用之○南軒曰張良歸漢項氏以亡孔明在蜀炎綱幾振亦庶幾爲當時之老者其所繫輕重固如此

求也爲季氏宰章

率獸食人率驅也率土地而食人肉率由也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章

南軒曰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邪一萌諸中而昭昭然不可揜矣○按集注云言猶可以偽爲眸子則有不容偽者深得孟子言外之意○言與眸子皆心術之所形言猶可偽而眸子不可偽故云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矙以目語也則目亦言也然是有意者此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是自然之符如以目動而言肆知其情是以二者並察之也

恭者不侮人章

當時國君必有名爲恭儉者然無故而加兵于人之

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便是奪人則其所謂
恭儉者特聲音笑貌而已如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
而侮奪其鄰至于築淮堰納侯景不仁甚矣然所謂
恭儉者不但不侮奪人之君而已其待下亦然故曰
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

男女授受不親章

朱子曰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
豈一手可援哉

君子之不教子何也章

朱子曰易子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

則鯉所未學必知之又奚問焉陳亢稱君子遠其子亦可見也○南軒曰養恩于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行也○王氏得孟子言外之意

事孰爲大章

南軒曰守身所以事親也身失其道將何以事親反復言之欲人以守身爲事親之本也若曾子可謂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爲人子之法○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晳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葢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

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爲養親之法凡有好底
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
承順要喻之使合于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曾元
作兩箇例頭是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末也○
陳定宇曰此章前以守身爲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
後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蓋
觀曾子之養志如此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
大者則其立身行已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
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
可知矣南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養

忘之事者最爲得之○輔氏曰孟子只平説去所爭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

人不足與適也章

朱子曰格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于正○南軒曰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蓋積其誠意一動靜一語默無非格之之道也若心非未格則雖責其人材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源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材政事皆將源源而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大人則

不能若在己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而將何以盡夫正君之道哉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于人材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于君心而格君之本乃在于吾身乎

有求全之毀章

毀譽己自非真況修己而遽以是爲憂喜必至于失己觀人而輕以是爲進退必至于失人集注既得孟子本意又續以此二言于人己兩有所益

不孝有三章

趙氏之說必見于古傳記奉順孝也阿意曲從陷親

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則不可非其禮不娶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可○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堯得以命瞽瞍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告之也以君詔之而已○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爾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人之大倫君親爲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弒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全乃能權而得中者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于天下萬世矣故集注於前章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

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于簒弑之罪也於此章曰權出于不得已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發明言外之意以嚴大防而立世教此集注之精意也

仁之實事親是也章

朱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某煞曾入思慮來嘗與伯恭說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

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
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
仁義底華采○南軒曰智者知此弗去者也禮者節
文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豈有外此者哉知必云弗
去者蓋云知之而有時乎去之非真知者也知之至
則弗肯去之矣○真氏曰此孟子指言仁義知禮樂
之實從人知所以用力之地也仁義之道大矣而其
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
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爲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真
知斯二者守之而不去則智之實節文斯二者適隆

殺之宜則禮之實於斯二者行之而樂有從容安適之意無勉強矯拂之爲則樂之實葢天下之善未有出于事親從兄之外者苟至於樂則方寸之間生意油然敷暢條達自不容已足之所蹈手之所舞亦將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按集注云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之間人倶以用字對實字看不知事親從兄亦用也但用中之實爾實字與本字相近而微不同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以其莫切於此故爲仁之實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以其莫先於此故爲義之實此即所謂親者我

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
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者也惟先見而尤切此所以爲
仁義之實也但有子之仁乃專言之仁故孝弟皆愛
心之發而爲爲仁之本孟子仁義乃偏言之仁故親
主愛兄主敬而爲仁義之實此所以不同爾○樂則
生矣生者心之道凡把捉安排者纔忘記又斷了○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所謂四體不言而喻也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

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
言與是何言與君子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

道參具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諭父母于道此所謂順親也惟有以諭之于道然後能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工夫在諭之於道上○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此舜負罪引慝之心也舜之心如此所以能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他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是以瞽瞍至難事者而終於感

至是而底於豫焉則舜不惟得乎親而且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觀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爾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于

其親亦厎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格君心之非與諭親於道皆非大人不能○論取人爲善便到與人爲善論盡事親之道便到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舜生於諸馮章

朱子曰古人所爲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如牙璋以起軍旅○佛家所

謂心印印印第一箇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惟堯舜孔顏方能如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道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南軒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之際蓋不同矣其揆一者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皆然○象山曰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朱子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

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
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
於萬物莫不[illegible]遂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
心而無是[illegible]不過能以煦濡姁息苟取悅於目前
而結其歡[illegible]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
已不免於有所遺矣况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
人而濟之耶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
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是亦
庶幾乎先王之政矣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
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脩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

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爲是爾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爲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將必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爲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目以惠人豈子產所爲終以惠勝與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都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規模

孟子告齊宣王曰章

真氏曰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祿苟從無復事君之義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昔魯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之告齊王卽子思之告繆公者也○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爲

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

無罪而殺士章

南軒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懐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北風上爲威虐下相携而去之携手同行又携手同車則非徙賤者去貴者亦去矣夫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

非禮之禮章

南軒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謂其事雖本是禮義而施之不當則爲非禮義矣

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

中也養不中章

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爲教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爲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養如天地之養萬物其材質之美惡遲速不齊而生生之意涵育流行初無間斷而物各以遂焉父兄之養子弟盡其在我而引其善幾豈無有萌焉卒從而變養之功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變則曰吾末如之何是棄之也棄之

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材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朱子曰橫渠先生云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

仲尼不爲已甚者

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

○南軒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爲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爲之準此不爲已甚之證也聖人固天

則之所存況隱曲當不過其則自不至爲已甚也○按如見行可而斯仕交以道而斯受人潔已而與進先加禮而與見皆不爲已甚之事然靈公問陳則明日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稅冕而行其所以處乎不可之際者又若是其決自當時不知者視之亦或有疑聖人之已甚者矣而不知皆義理之當然聖人初無所容心也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覩曰惟義所在則信果在義而不先期爾兩不必字正起下意故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

信果則不必合義朱子最善此說集注實本之而以必爲期又爲有補於孟子之語意孟子之言又出於孔子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所謂主於信果而不必合義者也孔孟之言互相發然孔子以必信必果猶得爲士之又次者則非以信果爲不善也故集注又引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者大人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者雖不得爲大人而不失爲自守者也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而已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衆人之初莫不皆然但衆人既有所知則雜於私意人欲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其與日俱長者俱習染之小慧而非本來之德慧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之心知誘他不得物化他不得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其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郤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或曰赤子之心即所得於天地者本來自全大人全之而爲大人集注似多了擴而充之一句吾曰非也朱子曰着箇

不失字便是不同處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ニ矣○王德修云親闕和靖說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朱子曰亦說得好○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唯送死有不到爲終身之恨他日欲爲不可得矣

定宇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爲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校之則送死比養生爲尤重大爾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朱子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夕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

致夫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
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
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未得之則固無可居
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
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
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未得其所居
則無所藉以為用居而不安則其所藉以為用者淺
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為
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
其出而不見其盡也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

淺者則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取諸其身之左而左焉值其所資之本也如取諸其身之右而右焉值其所資之本也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汨汨不舍晝夜或泝或沿無不值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如為仁而克己復禮便是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別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這一句又

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衮衮地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原頭水來注滿若原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原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

博學而詳說之章

南軒曰天下之理常存於至約然求約有道其惟博學而詳說之乎稽之前古考之當今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朝夕從事而學焉所謂博也極天下之理講明問辨而不置焉所謂詳也博學詳說則心廣義精而所謂約者可得於言意之表矣故吾之博學詳說是將以反之於己而說約也學不博說不詳而曰我知約者是特陋焉而已矣若博學詳說而志不在於求約則是外馳其心務廣而貪多爾非所謂學也○朱子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

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纔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時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見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

以善服人章

前篇德力猶是大槩說此則直以其心而言以善服人如齊桓公會首止定王世子晉文公盟踐土率諸侯朝王之類是取當時諸侯所不能爲者爲之以壓

服人其尊雖善其心則私以善養人如湯事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其心欲其同歸於善而已○未有能服人者心不服也然後能服天下服其心也服天下之心可以王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心之公私小異謂同為善事而用心有殊人之向背頓殊謂一則不能服人一則能服天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有本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之問也集注有實行實行二字是因聲聞過情上體貼來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人與禽獸同有血氣則有情欲如饑食渴飲之類無不同特人於形氣中獨得其正其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漸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中間只有一兩路明其他便都不通便推不去其所以異者只爭這些子然這些子却正是人物分別處衆人不能存之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而存之所以自異於禽獸

朱子曰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則昏人若以私欲蔽其虛靈即是禽獸矣人與禽獸不同惟此而已○

問君子存之朱子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爾飢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爾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會存得○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愚按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

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謂之君子此君子知而存之之事也○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愚謂人與禽獸同於有氣有生有知其所以別者在有義無義

[illegible]此正孟子之所謂幾希也人但恃其貴於物而不知其所以貴者幾希而已是以倏忽不存陷於禽獸而不自知故孟子發此章其警人尤切至○戰兢惕厲之心頃刻不可忘蓋天理人欲之幾其間不能以髮出乎此則入乎彼特在此心操舍之間而已凡日用之間反觀密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主乎理而不徇[illegible]血氣者存之者也其恣情徇物以天命爲不足畏戀人欲而不忍割則去之者也

因君子存之而言聖人之事聖人於君子之所存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此聖人所以立人極而與天地

參故言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庶物皆此理之散見而人倫其大綱仁義則其大本也舜聰明睿智智周乎萬物故明於庶物物有本末夫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知叙而經正知秩而禮行故察於人倫舜於庶物宜人倫厚者蓋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由此出也仁者心之德而其施曰愛義者心之制而於事曰宜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存者不待勉而能勉而能者行仁義者也存之之事也盡其所以爲人而不負於天地之性必若舜而後可也○南軒曰行

仁義猶與爲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未至于舜猶爲未盡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章

易乾之九三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而其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聖人示人第一義也南軒曰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以君子以畏天命不敢遑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朱子曰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

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愚謂觀二先生之言可以知此章所謂憂勤惕厲之意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者矣○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四聖人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惡旨酒而好善言者禹也罔游於逸罔淫於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皆惡旨酒之類也舍已從人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從諫弗咈先民時若皆好善言之類也執中立賢無方者湯也執中堯舜之心法禹以是傳之

[illegible]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昧爽丕顯懋敬厥德檢身若不及是所以執中者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旁招俊乂是立賢之所以無方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者文王也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鰥寡孤獨皆窮民之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則其視民如傷也可見矣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則其望道如未見之心可想矣博施濟衆堯舜猶以爲病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有未能焉其心亦若此而已矣不泄邇不忘遠者武王也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

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其言
有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卽不泄邇之意也有
曰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卽不忘遠之意也蓋聖人之
心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是
以其於人之疴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
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爲
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人當於四事上真見得四聖人
之心乃得○朱子曰所舉四事此必周公曾如此說
○又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按集註云

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人易誤認兩事字爲一不知上四事有何不合哉以時異勢殊而有不合者乃四事之外如井田封建取士建官財賦兵刑禮樂之屬監於前代至周大備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畫欲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是以未得之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蓋是惟無思思則如三王之見也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蓋是惟無得得則如三王之授也而急於行之其精誠如此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朱子曰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葢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南軒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爾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

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

○夫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而已

而其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

法也饒氏謂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非是○

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

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何以見莫大於春秋曰

聖人之用備見此書何以孔子獨言其用曰孔子不

得位故以用言猶中庸以答哀公問政之言繼於大

舜文武周公之後也

君子之澤章

親也服也澤也皆五世而窮實相因也○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世之內雖不親爲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爲善○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四章相承意實相接學者更當通好辯章及盡心之末章而觀之

可以取可以無取章

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爲惠不與之爲嗇死之爲勇不死之爲怯也今以過取者爲傷廉則宜以不與爲傷惠不死爲傷勇矣而反以與爲傷

惠死爲傷勇何哉朱子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爲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爾○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

逢蒙學射於羿章

程子曰庚斯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爾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章

朱子曰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爲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爲本也○南軒曰就下者水之性也禹能知而順之非智乎事事物物其理之素具者皆若水之就下然也智者之於事物皆若禹之

於水則智不亦大乎所謂行其所無事也謂由其所當然未嘗致纖毫之力也○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爲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朱子曰鄗王驩於出弔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章

問我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朱子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爾君子則

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按集注云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說存字重語録只作處心看與集注異○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南軒曰雖非所患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爲妄人而不復勉於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爲法於天下何也朱子曰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

者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
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
焉故特舉舜爲言爾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自爲
哉但性天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
藴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見法爾曰楊氏
以爲孟子三自反不若顔子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
自修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其淺深之
序信如楊氏之説矣然自反之説謹嚴精切正學者
所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校爲高恐其無修
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頽惰之域矣○陳定宇曰存心

不苟四字收拾約而盡○趙氏曰集注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按此章三自反之後繼之曰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開闔關鎖得極有精神有終身之憂是指三自反注中存心不苟是貼此意無一朝之患是存心不苟之效注中故無後憂是貼此句乃君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父頑母嚚象傲一家之中所謂此物奚宜至者何所不有而舜一惟至誠反己起敬起孝以諧和其間卒至感頑嚚而為慈孝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於今稱之不衰也

反身者以不若舜爲耻一毫未盡不肯自假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故曰有終身之憂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何也仁禮之存於心者旣有常愛敬之乎於人者又有素如有一朝之患則非君子所患矣君子不能必人之不加以橫逆而能必已無致之之道苟已無致之之道君子豈爲妄人動其心哉

禹稷當平世章

南軒曰顏子未見其施爲遽比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

功在聖賢雖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爲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鬬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鬬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甚哉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章

朱子曰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爾非取其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爲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陳定宇曰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賊

恩而將至於離然則從父之令乎曰幾諫熟諫夫子與內則有明文矣舜事瞽瞍能致允若特患不能如舜爾章既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回之於後惜無以考其終何如也

曾子居武城章

尹氏謂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尹氏釋經每簡而盡而意味深長○輔氏曰子思雖無死難之事然寇至不去有死難之理○南軒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illegible]理而已不當

避而避焉固私也不當預而預亦非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無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委質爲臣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臣之義當然也曾子子思何姝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南軒曰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爲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爲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按以得爲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此語有深味宜充其類

萬章篇

舜往于田章

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唯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懽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陳定宇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按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念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下四句都是說孝子之心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則不能若是恝然不知所當自處必曰我之所爲不過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

尚當承順父母得其懽心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我有以致之是果於我有何罪而然哉自責而自省之辭也竭力耕田承舜往於田說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則言所以號泣於旻天之故也共爲子職以子職對父母說孝子之心不以竭力耕田子職之共爲已盡而惟以承順未至致親心未悅爲已罪是其所謂怨慕者非怨親也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也怨在已則慕在親矣○朱子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唯知有親看是甚

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皆可爲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推是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爾○眞氏曰人知舜怨之爲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爲慕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毁之時也舜於此猶慕焉楊雄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所以爲終身慕也○按五十舜攝政之時也言五十以見終身者蓋於常情因物有遷之境皆經歷之矣五十而慕

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聖人安而行之之事也在人則亦勉之而已故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旣耆艾雖欲悌誰為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嗚呼為人子者三復斯言則愛日之誠自不容已而終身之慕不敢不如舜矣

娶妻如之何章

南軒曰象之憂疾舜而欲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

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爲之喜也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爲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爲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爲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也哉○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蔕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猜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地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

但[illegible]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此豈必真有是哉○按舜德升聞之時瞽瞍既允若矣知謨蓋都君之事爲必無則不告而娶亦誤傳矣但此言象與瞽瞍之事故孟子不辯下章言舜臣堯臣瞽瞍故孟子辯之要之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此章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數言若聖人之心天理人情之至也聖人而有是變處之固如此吾人或不幸而遇是變此心人皆有之其可不知所以自勉也哉

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此一轉意思又極好曲盡聖人之心也言使吏治其國舜之爲此其意猶有在不專在使象不得暴其民也葢其親愛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象無國事之羈亦源源而來故古書云不及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此之謂也曰以政接者雖不及貢而象亦非無事而來帝亦非無事而見亦以政接之爾葢寓教誨之道不止爲親愛之私而已或曰象既不得有爲於國何政之預而以政接乎曰象雖不得有爲於國帝豈姑使之食焉而已乎而不使之有知如漢之諸侯王

有淸狂不慧不辨菽麥者邪封之一國必有以敎之
則以政接之又何疑哉
朱子曰封之有庳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
爲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
私恩害公義所以爲義之盡後世如漢文之於淮南
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
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

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章

以意逆志意者吾之意志者詩人之志逆者其至否
不敢必而聽於彼也以吾之意迎詩人之志詩人之

志不出於辭中虛心涵泳而其理自形義理之在人心又非外得此吾之意與詩人之志合一處也所謂自得之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由匹夫而有天下者其尊親不過以天下養而已漢人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高帝於是尊太公爲太上皇此禮前古未之有前哲未之論○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雖有故事然彼乃追尊也生尊自高帝始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章

南軒曰聖人之動無非天也其相授受之際豈有我之所得爲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則是私意之所爲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天下而薦之於天爾而舜之卒有天下者天實爲之玩此章則聖人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殆可得而究矣○董仁叔問堯薦舜於天朱子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又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問百神享之曰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之類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南軒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至於禹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則舜禹得以遂其終避之意猶夫益也故曰其心一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子曰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這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久近無非是命天

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賛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按孟子又言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正命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君子修身以俟不以人爲害之謂之立命非正命如人不謹身而致疾病夭死刑戮此以人爲害之而命不立矣朱子曰人事卽天命也人事

不謹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然雖非正命
亦不得不謂之命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吉凶皆是
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比干之死皆順
受其正西銘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老子曰死而
不亡者壽所謂不亡者非精神不滅之謂也謂沒吾
寧者也全而生之者全而歸之者也夫形氣貴乎抑
心性貴乎修短者形氣爾形氣有盡人與萬物天地
俱不能違也惟全而歸之者不以形氣所受為加損
富貴壽夭皆形氣所受爾人游大化中長短無百年
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長者得尺短者得寸彼宇

宙之大觀又豈以尺寸爲欣慍此君子所以殀壽不貳也知此則知顏子比干皆不亡也仲尼非不遇也天不帝王仲尼■太唐虞春秋爾而其道日月照而四時行則堯舜孔子一而已如此則厚薄修短之命與昏明賢不肖之命豈有二哉○如爲此官而能盡職雖受祿至薄歷歲月不久而無愧於其職矣謂之賢於高位重祿久據其地者可也若其不職則享祿愈厚造罪愈深在官愈久爲害愈甚此豈可與前人論久近哉此賢愚厚薄修短之譬也○羅文莊公曰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

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陳安卿曰爲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以理言之謂之天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爲命吉凶禍福未有人受如何見得是命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與舜耕於歷山太公釣於渭濱事同此句與樂堯舜之道本無相涉禪者之說有問

如何是堯舜之道其人答云江上一犁春雨龜山亦以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朱子以爲非〇聖賢見義理不見事物義理所在一介與千駟萬鍾一也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也伊尹非其義非其道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見理而不見物故也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亦見理而不見物故也義者所宜也道者所蹈也不以小者害其大者故雖一介之小不可苟也與人一介與取人一介其爲非義均也人蓋有勉於其大而不能不忽於其細亦有謹於其細而不能不動心

於其大亦有知一介不取而或以與人爲無害者惟伊尹理明義精無所不用其極直是壁立萬仞○朱子曰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伊尹之耕於莘也傅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己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

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輔氏曰辱已實由於枉已不可以爲未甚而已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未有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或遠而去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不同耳在潔其身則同潔身不使其身汚辱於不義也身爲萬事之本使尹以割亨要湯則汚其身甚矣本既不正事無可爲而謂尹爲之乎○陳定宇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非割亨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子語脉相似故集注引以爲

證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進以禮退以義禮義分屬進退者徐氏所謂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其實道合則服從進亦以義也孔子遲遲吾行孟子三宿出晝退亦有禮也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進退無不皆然但道合則從可以從容不合則去不可不明決故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進以禮將而退以義決也○朱子曰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

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南軒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爲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啟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

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辭之也○按不悅於魯衛一句包去魯去衛許多事論語序說云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按司城宋官孔子在陳何爲主貞子貞子時爲陳侯周臣也或謂臣指孔子非是他國未嘗臣亦無與陳侯語者○輔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有命觀之必無主癰疽侍人之理以當阨主司城貞子觀之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陳定宇曰呂氏所謂無義無命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不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何加焉惟合於禮義而已得非所計

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何損焉無慊於禮義矣不得奚傷哉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狎之人以進則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百里奚自鬻於秦章

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而百里奚不諫二人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爲忠臣奚爲智士故曰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

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按如秦本紀之言贖之者秦穆公也百里奚無自鬻之事若商鞅傳所云則卽好事者之言也但莊周又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旣云爵祿不入於心必不自賣以干主其爲人飯牛殆如傅說版築膠鬲魚鹽之類爾○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陳定宇曰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故以風言夷則風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而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爲底意思只這些子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朱子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爲非聖人之

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於伊尹者何也○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所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

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到爾若更加之力則必中矣蓋渠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拓則必能中也○始條理猶箇絲線頭相似孔子是挈得箇絲頭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者則只是各拈得一邊爾○金聲玉振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詘然而止○金玉備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文而約以禮竭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完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

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illegible]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進未可量也惜不及見其成爾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

周室頒爵祿也如之何章

畿內受地之制周禮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不同爾陳氏以爲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

以爲差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甚是○朱子曰王制以爲天子縣内諸侯祿也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士以傳世者殆周之末失爾○君十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自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祭祀賓客朝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如今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有錢也○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寖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寖薄復爲之殺則臣之養不能自給也○按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不惟有以

養之而衍之且與士同人孰有肯自棄者哉○君以下皆食助法公田之入下士無田與庶人在官者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耕者之所獲一節又言庶人在官者受祿之差不及下士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爾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　中士倍之二百　上士又倍之四百　大夫又倍之大次小國皆同八百畝

大國卿祿四大夫四八三十二　君十卿祿三萬二千畝

次國卿祿三大夫三八二十四　君十卿祿二萬四千畝

小國卿祿二大夫二八一十六　君十卿祿一萬六千畝

古人制用量入爲出故大國卿祿四大夫次國三大夫小國二大夫而其君之祿皆十於卿又大國立三卿次止二卿小國止一卿皆因國事繁簡視國大小此量入爲出之道也

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視耕有勤惰而制其祿之差　上農一　上次二　中三　中次四　下五

食必稱事故以是爲差○問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朱子曰皆人力之不同爾然亦大約如此祿有五等之祿故自敢所食有此五等○按周禮注曰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

疏曰治官六十其下府史皆大宰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此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曰辟召則亦選於良民之中身既在官蠲除其課役宜别有代耕之祿古今不相遠也府主藏史作文書此二項稍貴胥為什長徒給徭役此二項身役於官恐亦有以養之但周禮府史胥徒之數甚多一一養於官則冗費亦甚矣疑其數未必盡用姑定大約爾○此外有居肆之百工亦養於官者○如糞多力勤爲上農之說則先王授民以田豈不皆欲其糞多力勤乃聽其勤惰不齊有是五者之等乎近時說者

有謂力能全耕百畝者上農夫也可食九人或八人力能耕七十五畝者中農夫也可食七人或六人力能耕五十畝者下農夫也可食五人此三等農夫是爲正夫又有餘夫受田二十五畝二十五畝卽四分百畝之一如中農夫受田七十五畝餘二十五畝則授餘夫如下農夫受田五十畝餘五十畝或更授一下農夫或分授兩餘夫皆無不可此說似可通但異於朱子爾姑記以俟知者○周書分土惟三與孟子合南軒謂當以孟子爲正集注引程子謂禮書難盡信此爲定論

敢問友章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也

敢問交際何心章

恭也言恭者交際之心也○恭者交際之心可受不可受者交際之義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則辭受之權衡也度其取之不義而直拒之則絕彼敬賢之來意以心卻而以他辭無受亦非我待物之誠心也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與萬章此一問亦甚中肯綮足以發孟

子精義然後孟子爲言今之諸侯雖取諸民者多不義然有王者作而治其罪必不與禦人同科禦人與取非其有固皆不義然必禦人乃爲真盜其謂取非其有爲盜者乃推不義之類以至於盡而言之者也以是律今之諸侯可乎子以爲猶禦過矣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魯之習俗必獵較而祭孔子仕魯而不之革非不革也蓋已先正其本矣俎豆之事有簿書存以故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其四方難繼之物非簿書所有者不登於俎夫器有常數而不得多實有常品而

不在其則微較奚用哉將不久而自廢矣萬章文以孔子之同俗非其本心則奚不去而不知聖人欲行其道於天下亦欲小試其端以示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此其所以不遽去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葢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西論孔子之仕有三者有見行可之仕謂見其道之可行如於季桓子是也有際可之仕謂接遇以禮若於衛靈公是也有公養之仕謂就其養賢之禮若於衛孝公是也此其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於衛

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不曰於魯定公而曰於季桓子說者曰桓子寔執魯國之柄故也此說非也言夫子道行於桓子也以桓子而能革心以聽夫子是聖人於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時之驗也夫行道夫子之本心也不得已而際可公養亦順而弗拒引人以向道猶為之兆之心也若徒曰禮際公養而已則豈夫子周旋於衛之意也哉朱子嘗以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朙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

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嗚呼觀乎明道則知聖人矣道行乎季孫此仕之上也際可公養亦曰仕者受其禮際問餽則亦有仕之情分矣

仕非爲貧也章

南軒曰此章言爲貧而仕之義夫仕者豈爲貧乎哉葢將以行道也而亦有爲貧者焉是猶娶妻本爲繼嗣非爲養也而亦有爲養者焉然則爲貧而仕與爲養而娶是亦皆義也雖然旣曰爲貧矣則不當處夫尊與富居夫卑且貧者可也若處其尊與富則是名

爲爲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其尊與富則當任其責可也此豈爲貧之地哉是則非義矣故抱關擊柝亦以爲宜者本爲貧故也孔子嘗爲委吏與乘田矣聖人篤誠雖居下位必敬其事曰會計當而已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以其職在乎是而不越也蓋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爲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爲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耻也然則高位重禄非所以養貧也後世不明此義假爲貧之名安享寵利而恬然曾不以爲愧此可勝罪哉必不得已爲貧而仕

其抱關擊柝之爲宜則可矣嗟夫觀夫子爲委吏而曰會計當爲乘田而曰牛羊茁壯長則孔子得政於天下其所當爲者如何哉尊有大小而心則一也曰止其所而已矣

士之不託諸侯章

萬章所謂託於諸侯蓋以爲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祿於諸侯以自養宜若可也此與爲貧而仕不同爲貧而仕所謂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者也此託於諸侯者是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是爲不恭故不敢也然君餽之粟則受之何也居其國爲其民

君以其飢餓而餽之有可受之義也周之與賜所以異者卹其空乏無常數曰周于之祿有常數曰賜此君所以待在職之臣也非無常職者所可當也故以爲不恭而不敢也然此士之所以自處者當然也在國君則有養賢之禮焉故舉子思之事以告之子思受繆公之餽者周之則受之義也而繆公不知養賢之禮乃亟問亟餽鼎肉使賢者僕僕爾亟拜故子思不悅而有犬馬畜伋之言非餽不可常繼而繼不以禮故也以禮云者其初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矣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爾不以君命將之不使

賢者有亟拜之勞此則表賢之道也繆公雖因子思之言自是臺無餽然所貴乎國君之悅賢者豈徒曰養之已乎賢者亦豈爲能養而肯久居其國哉必若堯之於舜始可爲王公之尊賢爾堯於舜能養能舉悅賢之至後世之所當法也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章

庶人不傳贄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此一句已答盡了下因萬章問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答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剖析得斬然分明禮義二字是一章骨子章末夫義路

也禮門也正應前

萬章以往役之可而疑夫往見之亦可孟子詰之曰君召之役爲役之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如是則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矣多聞而咨訪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賢而就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魯繆公亟見乎子思不臣之而願友之方自以爲得待士之禮乃子思則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其不悅之意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賢聖之爲高我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當事

我者也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奚可以與我友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而況乎欲召之豈可哉○南軒曰禮義人性之所有譬之路與門有足者皆可以由可以出入也而君子獨能之者衆人迷於物欲而君子存其良心故也○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朱子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

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巳僕僕爾亟拜
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這箇都有箇則
都是義

一鄉之善士章

巳之善蓋於一鄉蓋於一國蓋於天下是名一鄉之
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此以進善言而有高
下也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
善士此以取善言而有廣狹也要看蓋字與盡字其
進善也而取善蓋有地其取善也而進善蓋無窮故

則隨其高下以爲廣狹高下以進善言廣狹以取善言也○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上善士以本身地位言下善士以一鄉同類言要看得活非謂必善蓋一鄉後方可取友亦言若無蓋一鄉之識見器量則無以盡友其人爾旣有是量則同志相求交修以進寧有窮乎故尤不可不親仁取友以盡一鄉之善若自以爲足而不資之人則止於一鄉之士而已安能有進乎一國亦然至於爲天下之善士則地位已儘高然猶以爲未足者以善至於古聖人而始爲至也○尚論古之人如孟子言必稱堯舜乃所願則學

孔子之類頌其詩讀其書因言以求其心也又以欲知其人尤當論其世而詳考其行事之迹由乎千載之下如身在其時見乎千載之前如事在於己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如此方是尚友不然雖讀得唐虞之書而我之身却只是今時人安可爲尚友也○論其世知其人則我能爲古之人矣能爲古之人則可以與古人友矣尚友非孟子不能言非天民以上孰可以語此哉

齊宣王問卿章

朱子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爾世或疑

此言有以啟簒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乎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爲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爲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況有骨肉之親者乎○真氏曰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爾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

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真氏專爲異姓之卿言若貴戚易位之事真氏以爲後世不得行

告子篇

性猶杞柳章

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此是朱子解性字非告子之所謂性也○義猶桮棬也上脫一仁字朱子謂桮棬似今卷杉胎子○朱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始得○杞柳必待矯揉而後爲桮棬性非矯揉而爲仁義孟子辯告子數處皆是辯倒着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如荀子性惡之說

按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僞爲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爲亦會意字也荀子僞字即以人性爲仁義之意

性猶湍水章

因前說而小變之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爲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爲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說則以性爲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爾此其爲小變也○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按楊

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朱子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亦有小異故曰近○司馬公主楊子之說其言曰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耨其藜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粱之

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爲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愚按溫公蓋未悟性即理也故有是言其所引喻皆氣也非性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就其湍水之喻從容發出至理明快之甚數言便了决了一場大疑難然此皆以性本善順之而無不善一邊說其本無惡反之而

後爲惡一邊不説破又未盡故又曰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理始爲盡司馬公平日不信孟子使能熟復乎斯言則豈復爲前者之言以附揚子之説乎◯搏激因他兩決字而説決東而東決西而西此勢也非性也性則就下而已若以勢則水固有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矣豈但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已哉知此皆非水之本性則知可使爲不善非人之本性矣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此一語理雖差謬而言甚簡與凡佛家之說皆包括於此朱子謂此乃告子前後論性諸章之大指愚以爲奚獨告子也荀揚佛氏之流其誤皆在於此○朱子云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二語斷得明盡○生活也活則有知覺能運動佛氏謂作用是性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此言極相似○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乃卽人之身

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旣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爲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己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

集注云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

之異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

按朱子此處若與中庸章句所謂人物之生各得夫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者意小異而實無異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此四語包盡曲折然則中庸以其一原言之也孟子以其異體者言之也羅文莊公亦嘗言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而犬之

性不可以爲牛之性牛之性不可以爲人之性也

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横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按佛氏所謂性不出於告子之所謂生作用即生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彼謂精靈知也氣形氣也二者合而爲生魂即精也游往也靈知去則形氣變二者離而爲死靈知即彼之所謂性也所

謂仁義禮智之粹然者彼何嘗見得○饒氏曰人言孟子論性不論氣以此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食色性也章

朱子曰告子先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爾○告子以生於愛者爲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爲義故曰外○南軒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固有間矣其分之殊卽

所謂義也觀其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惡知仁之所以爲仁哉○羅文莊公曰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爲一章語意極爲完備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服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俛焉而服也

何以謂義內章

因時制宜皆由中出此八字斷盡

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朱注云此亦食色性也之

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説葢如此

朱子曰胡氏説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性其尊無對纔説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説性之善只是賛歎之辭若如其言有本然之性又有善惡相對之性則是有兩性矣文定之説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總老龜山嘗問孟子道性善是否總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總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總之言本未有病葢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父子遂分成兩截説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

來既以善爲贊歎之詞便是性本善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辯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爾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自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寄之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更不看道理只認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如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類皆是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注云此即湍水之説也

知言論性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亦湍水之説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注云韓子性有三品之説蓋如此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

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朱子曰韓子三品之說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愚按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為性則所謂三品者非氣而何韓子但欠道出爾○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亦以性之本善故也下焉者惡而已矣此難說殺孔子不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天下果有生而不善者乎瞽亦允若是亦因其天性有可入而感之可通也桀紂越椒豈無之哉感機未通而已

今曰性善則彼皆非與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情者性之動性不可說情却可說人

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如四端是巳乃我之所謂善也謂因情可以知性也夫性旣善則無善無不善之說非矣性本但可以爲善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非矣人性旣皆善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矣○乃若發語辭先儒訓若爲順不知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下文若夫正與此相對○若夫爲不善人皆歸咎於其才不知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旣善則才亦善其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人皆有許多

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惻隱羞惡者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不能盡其才謂發得畧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真氏曰善者性也能爲善者才也才如所謂良能也○愚按惻隱之心八句是詳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意惻隱之心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應乃所謂善也弗思爾矣至不能盡其才是應非其才之罪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惻隱而不可以爲殘忍本但可以爲羞惡而不可以爲無耻本但可

以爲恭敬而不可以爲傲慢本但可以爲是非而不可以爲昏昧用八箇字形容出四般心此正所謂情之善處也着箇可以爲字即見情字裏便含得有箇才字在了可以爲是者非才而何所以上文即繼之曰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也以其惻隱知其有仁以其羞惡知其有義以其恭敬知其有禮以其是非知其有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緣當時人雖略知有仁義禮智之名然皆以爲強爲於外而不知其爲吾性之所固有使知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無前三者之說矣○用四箇皆有字說情之同用

一箇固有字結性之善既是固有人却乃有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者弗思爾矣弗思二字包括了多少正所謂陷溺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皆弗思故爾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善惡相去之遠或相倍蓰而無算者由不思不求不能盡其才者也豈其才之罪哉

烝民之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性情脉絡便分明○真氏曰古人謂律規矩準繩衡為五則者以其方員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

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人實爲之人但循其則
爾如視本明視而不明是失其則也聽本聰聽而不
聰是失其則也臣當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則也君當
仁君而不仁是失其則也然此一事之則爾若爲人
而不能全乎爲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爲人之則而非
人矣彝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
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
孝所謂美德也人雖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
不孝反是美德則莫不惡觀乎此則知性之善矣〇
按好是懿德即下章所謂心之所同然理義之悅我

心如芻豢之悅我口者也

朱子曰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辯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至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五行之説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糅有如是之不齊者至程子始明性之爲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説極有功於聖門使是説早出則諸子説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辯故程張之説立諸子之説泯矣〇又曰伊川性卽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

從古無人敢知此道○張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是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呂氏曰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崔仲鳧曰一性而立二名離之不可一之未能也譬之造化流行四時者氣乎春當溫秋當涼者理乎理乃氣之條段雖紛紜而不可亂者豈伊異物哉溫

涼曰時聖人也冬過寒則春行其餘冽夏過炎則秋冐其餘烈氣偏理亦滯中人之性也春必温秋必涼性善之譬也

富歲子弟多賴章

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此即所謂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也上章集注云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亦是用此章語○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耰覆種使不露也樹之時謂出苗時也渤然而生生長也日至之時成熟之期也種麥三者多同其間收有多寡不同者則以

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故藉以譬降於同
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飢寒迫身其爲
陷溺也淺利欲移心其爲陷溺也深此又不可以多
賴多暴律之也
朱子曰前面說許多只是引喩理義是人所同有那
許多既都相似這箇如何會不相似○孟子此章自
富歲子弟多賴之下逐旋譬喩至此人之一身如目
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莫不皆同於心豈無所
同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
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目口之同嗜耳之同聽而

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爲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悦心猶芻豢之悦口且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爲當然則其心悦乎不悦乎悦於心必矣○問口耳目皆天官也不知天所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稟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豈獨是非之心不若聖人乎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正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爲不同而不願學也○理只是事物當然底

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愚按理義之悅我心節所謂同然也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猶芻豢之悅我口正言其同也是舉口之有同耆一端來以況之結上文引喻許多句○人心無不悅理義者然蔽有輕重則此心之著見亦有淺深故程子謂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聖人先知先覺乎此則義理昭著隨感而應而所同然者無不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不但悅之而已要看先得二字人同此心而得不如聖人之先故不及也能知而勉焉何患其不同哉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朱子曰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

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廣而充之化旦晝之所梏爲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朱子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指夜氣之所存者而言也

朱子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此章

首尾只爲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蓋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將至旦晝所爲則梏亡之矣所謂梏者人多謂梏亡其夜氣非也謂梏亡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皆是旦晝所爲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這氣便盛○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

只是日間生底爲物欲梏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裏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這些清明之氣少間與物接又汩沒了○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人心每日梏於事物

斷喪戕賊所餘無幾唯夜氣靜庶可以少存爾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人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爲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爲良心之萌蘖不復更着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牛山之木譬人之良心句句相對極分明天地生生之理

本自不息惟旦晝之所爲有所梏亡然雖有所梏亡而夜氣之所息平旦之氣自然有所生長自此漸能存養則良心漸復惟其於梏亡之餘生長得些子至日間依舊汩於物欲又依然壞了則是梏之反覆雖夜間休息其氣只恁地昏亦不足以存此良心故下面又說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梏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來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文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見此心存亡只在瞬忽之間纔[illegible]便在這裏纔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

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梏之反覆如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此理日間亦有發見時不止夜與平旦所以孟子收拾在操則存舍則亡上蓋爲此心操之則存也○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汩

○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存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因操舍而有存亡出入○人心緣境出入無時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卽便在此隨物者是浮念在此者是本心浮念斷便在此其實不是出入但欲人知出入之故爾○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閒處可以安頓○孔子此

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人不可不
操爾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
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
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出者亡也入者存
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
如何爾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
所不備○南軒曰心非有出入因操舍而言也

朱子曰此章前面譬喻甚切到得後面歸宿處極
有力今之學者最當於此用功○愚按歸宿處指
操存○操存無間旦晝之所爲不至梏亡則夜氣

愈清夜之所息愈有所養則旦晝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平旦未與物接安有好惡此要看得活雖未有事而此心了然是與不是瞞他不得取舍斷不與人相背今是昨非一一是人心之同何嘗不相近如睡一覺心下打不過處蹶然而形此時誰人喚醒誰人着得力但此心發見於旣放之後其端甚微故曰幾希○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集注亦用上章語○以爲未嘗有材焉材木之材以爲未嘗有才焉天之降才之才二字不同○史記云山居千章之材○此豈山之

性也哉是豈人之情也哉後儒學即代性字用○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爲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爲驗○氣與義理相依善養氣則足以配義與道而其始所以生者集義也夜氣淸明則足以存仁義之良心而其根在日夜之所息其致力在旦晝之所爲使無所梏亡者操存也○南軒曰息有二義訓休息亦訓生息所以生也○朱子曰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羅文莊公曰操舍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撕此心勿令放失即此是操操即敬

也敬以直內蓋此心常操而存則私曲更無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

無或乎王之不智章

眞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彝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旣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愚按此章與上章意脉相接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卽山木之意吾如有萌焉何哉卽萌

之生也爲齊王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者更多聲色貨利誘之於内諂諛雜進惑之於外○二節一意

程子爲講官一條天下第一義范氏謂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者以此後之君臣苟有願治之心者當以此爲急不然雖欲言治皆苟而已

魚我所欲章

朱子曰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又曰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不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

義也○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愚按孔子曰殺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義朱子曰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文信公曰惟其義盡所以仁至○所欲有甚於生謂義所惡有甚於死謂不義孟子此處提掇得天理極分明指點出人心極警切夫以人情而言生死之事重矣而乃有重於生死者謂生不若死之安而不爲苟得死不若不義之辱而不爲苟免此心何心也乃其秉彝義理之良心人皆

有之者也彼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可謂危迫而不暇擇之時然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使充其不屑之心以至於義之盡則豈特賢者能勿喪哉奈何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夫萬鍾於我何加焉豈非爲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德我與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向爲身死猶弗受嘑蹴之食今爲是三者而受不義之萬鍾是亦不可以已乎昔程子之論邢恕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

利欲之心即至此爾人之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者無他亦以義理不能勝利欲故爾故孟子以爲失其本心而朱子以爲當無時而不省察也

論語以富貴貧賤判取舍之大分此章以生死判取舍之大分兩處俱以人之所欲人之所惡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所欲惡有甚於生死者此亦可驗人心之所同然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如告子荀楊之言是無秉彝也無秉彝則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凡可

以辟患者何不為相欺相背相爭相奪相戕相賊莫能禁止聖人教法何所依以立而使世道一墜也耶

仁人心也章

問仁人心也朱子曰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都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爾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

問以心之德爲仁則可指人心卽是仁恐未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指而示之近緣人不識仁義故語之以仁只在人心非以人心訓仁義只人之所行者是也○問仁人心義人路曰此猶人之行路爾心卽人之有知識者路卽賢愚之所共由者○問路是設譬喻仁却是直指人心否曰路字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爲人之路在所必由爾○愚按論名義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處乃孟子指而示之近欲人知其切於己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集注所謂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

不可須臾失矣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酬酢萬變之主這句極有力這句中又是那主宰極有力心者身之主然人有此心而或不仁則做主不得當其應事也其用事者非其所以酬酢乎此之主也荀子曰耳目鼻口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吾謂天君清夫是以能應萬物之變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夫是之謂酬酢萬變之主○不可須臾失失即放字靜時昏怠動時擾亂皆是放了○心旣存乃克有

制未有心不在而能由是路者也○舍其路而不由
放其心而不知求兩其字即上兩人字舍其為人之
路而不由放其為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
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朱子曰放心只是知
得便不放如雞犬之放或有隔一宿求不得底或有
被人殺終身求不得底如心則纔知是放則此心便
在這裏了○人心才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
早是遲了○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illegible]三字
亦自剩了○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
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

放心○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爲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上有學問二字在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陸子靜曰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於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汙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爲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

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焰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爲聽之不藐者○愚按陸子之言甚警發然意頗異於朱子細詳聖學工夫及孟子本文語意朱子得之○學問之事非一端而道

在求放心而已○集注字字秤量停當而後下而附錄文集二條又極簡明學者宜深玩而自得之○象山之學是謂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只是求放心便休○朱子曰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收已放之心釋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塗脚所謂聖賢千言萬語亦只是一箇注脚而已

或問心與仁何異程子曰譬如穀種生之性是仁陽和發處乃情也真氏謂程子此語最精切且兼盡心性情之妙○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

不知痛痒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按植物無心其仁卽心也皆其生理所完具也人爲萬物之靈故其心獨能爲形氣之主宰而■■酢萬變與天地參○或問上蔡之說與程子孰爲親切曰程子爲切葢桃仁杏仁中亦必其生之性始爲仁程子以穀種譬心以生之性譬仁見得心性無二而又有辨所以爲精○放心良心兩章語多相通人之所以放其良心前章發明已極痛切此章則直指仁義而包舉工夫在求放心而已○君子曰心

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此意實起下四章之意下四章俱以心與外物及小體分輕重而言

今有無名之指章

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今學者須能實自體察得心不若人處始有知耻處〇心不若人使能自知而自惡之則必不容已而所以愈之之方又不待外求而得

拱把之桐梓章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其事亦廣理義以養其

心乃其大者爾內外有養動息有養雖養生之事聖賢葢不以爲可忽惟專養小體則不可爾

人之於身也兼所愛章

朱子曰此章言身則心具焉

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章

耳目有用而無思故蔽於物是耳目亦一物而已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也不難矣引之而去謂耳目從乎聲色也凡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未受也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能别其是非應得

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是非莫辨應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雖各有其官而心者形之君出令而無所受令是心爲大也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不爲小者所奪此所謂從其大體爲大人也謂之立者朱子曰是要卓然豎起此心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内是也朱子看得立字重謂南軒解此章全不提掇立字而曰以思爲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思亦有妄故心立而後能思荀子曰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朱子曰佛家有所謂流注想此卽荀子偷則自行之心也

程子曰人心便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善使之則謀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自由便放去偷則自行也○愚按以心使心謂自作主宰

有天爵者

問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朱子曰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修天爵人爵自從後面來如祿在其中之意問孟子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今人皆廢天爵以要人爵曰便是如此○問修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修之實已棄之久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修者爾○

軒曰古之士修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夫天理是以人材衆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材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爲文辭則併與其假者而不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哉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可見此章亦接上章而言○曰天爵曰良貴皆是孟子始道出○仁義充足而聞譽

彰著皆所謂良貴也用兩箇不願字見在我者重則外物輕之意○邵子曰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程子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眞氏曰按荀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夫志意修而不羙於富貴可也有驕之之心則非矣道義重而無求於王公可也有輕之之心亦非矣必如程子之言則無病矣

仁之勝不仁也章

朱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

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此章爲爲仁而不力者發仁不仁以兩人言非理欲消長之說也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曰種之美則非有慕乎荑稗曰不如荑稗則不可徒恃其種之美○漢五行志季氏之惡已熟○此章亦

爲爲仁之不力者言爲之力如種斯穫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己最難而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熟矣〇朱子曰和尚問話只是一言兩句稊稗之熟者也儒者明經若通徹了不用費辭亦一言兩句義理便明白否則却是五穀不熟不如稊稗

羿之教人章

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如射者舍彀而言中匠者舍規矩而言巧皆誣而已故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者正以師舍是無以教弟子舍是無以學故也

任人有問於屋廬子章

食色雖出於性然有禮焉惡無禮有寧死而不受嘑爾之食者矣非性乎況於紾奪於兄乎此禮與食色之輕重實出乎天非人之所能爲也其大分如金之重於羽非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也帶鉤小而一輿多則重者反輕而輕者反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矣不揣其下而齊其上故也此豈所以論輕重高卑之常也哉若取禮之輕者較之飢而死與廢人倫則食色奚翅重而已要惟理明義精者爲能權之而不失爾

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章

朱子曰孟子道人皆可以爲堯舜何嘗便道堯舜更不假修爲○真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或古語或孟子所嘗言曹交疑而問之而孟子曰然者所以明其必然也交乃以形體之長而材能之短自歉夫聖人之所以聖者豈形體之謂哉人皆有是性故皆可以爲堯舜獨患其不爲爾且以負重譬之能勝烏獲之任是亦烏獲也苟能爲堯舜之事豈非堯舜乎力之強弱有限故有不勝之患若性之善則未嘗有限豈以不勝爲患乎又以行之疾徐明之夫長幼之序天

實爲之徐行後長者循乎理之當然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則悖乎理而非弟矣夫徐行至易也豈人所不能以其不爲故陷於不弟之罪以是而思則凡理之當爲無不可爲其善不善之分特在於爲不爲爾世之言堯舜者往往失之過高故孟子直以一言斷之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於是也○陳定宇曰爲之一字爲此章之要○鮑若雨劉安世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靖以此爲問和靖曰堯舜之道止

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是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白伊川伊川曰極是○愚按尹子之言極其明盡雖使程子自言亦如是而已○孝弟人之良知良能而天之性也堯舜之聖不能加毫末於是特知之至行之盡爾是雖推之而爲平天下之道亦不過曰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也是雖傳之以俟後之學者亦不過曰入則孝出則弟也○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

爲之乃在於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所以爲之四字甚可玩○陸象山曰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輔氏曰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所謂日用而不知其警發人尤切○朱子於或問云尹氏推說堯舜孝弟之意亦佳而集義未之載也按集義未載故集注未入○崔仲鳬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亦爲之而已者也若夫所造之域則在其自

強何如爾○王伯厚曰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葢以國爲氏者

小弁小人之詩章

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葢以其處父子之閒而薄之也不然三百篇中怨詩亦多矣何獨咎小弁乎孟子以爲仁人之詩者又以其處父子之閒而取之也所謂親親仁也者孝子處人倫之變當親而踈則我罪伊何其心不能若是恝者乃親親之情而未可以爲非也若凱風之不怨則親之過猶小焉爾幽王廢

黜正嫡其危將及宗社非凱風事在一身者比也謂之愈疏者有間既疏而視之恝是愈疏也○小弁之怨與舜之怨慕亦不同但常哀之而原其情焉如竟子非之則不可

宋牼將之楚章

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願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愚按說人之道言其非義者未必止而言其不利者易見從然不知導人於利則

人將惟利之趨趨利不止而兵端其可止乎爲君者直開導其良心夫嗜殺樂戰非人情也殺無罪有所不忍取諸人猶禦有所不爲此人之本心人皆有之者也導之以此使自有所不忍不爲焉不安於其故習而樂罷則不但爭可息兵可寢而舉國之人孰肯遺其親後其君乎仁義行乎一國必爲政於天下矣故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宋牼欠了問當曰請問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奈何則孟子必有以告之

孟子居鄒章

或問諸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朱子曰始交未答逆

料其不誠既受則不可反矣

先名實者爲人也章

孟子之去齊必有所爲而難於言淳于髠以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爲未仁是譏其迹也孟子以三子之或去或不去爲皆仁以明已之去就亦如是而已髠又以無功於齊爲無賢孟子又引孔子去魯之事以明賢者所爲人未易識而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蓋髠不知仁亦未識賢而孟子之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又豈易爲人言哉○夷不屑就惠不屑去其迹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楊氏詳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此孔子去魯之因也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此孔子所托而去之故也所以然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則已之行既有故而彼之失又不顯其用意忠厚又如此見幾明决而用意忠厚此二句分開不得乃其見幾明决之中用意又忠厚如此○潘子善問微罪不知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朱子答曰自謂見大全集語類謂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爲苟去故因膰肉不至而行則吾之

去國以其不致膰爲得罪於君爾○蔡虚齋謂以細故去國爲微罪欲以微罪行使人咎其可以無去而必去也不欲爲苟去在已亦有辭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也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章

此章卽春秋之大指○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民之命也國之本也次高年次賢才民之望也國之楨也爲國莫先於三者也○巡狩述職慶讓討伐王者所以統馭諸侯平壹天下之道也○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春秋用兵無合此義者○摟諸

侯以伐諸侯無王如此使居三王之世能無誅乎故
曰三王之罪人也○自王道衰人惟知五伯之功何
敢議其罪惟孟子以三王律五伯而名其為罪人焉
蓋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亦如此○五命以
壹明天子之禁在當時五霸亦不得為無功又如攘
楚尊周定王世子之類皆其功之大者取其功不掩
其罪誅其罪不掩其功固春秋之義也在天子之禁
兵無擅興乃禁之大者而五霸身自犯之其餘以有
所礙於已而不能推明者固多矣犯此五禁當時之
諸侯已有而五伯不能正者亦不少也但以比戰國

之諸侯又不堪着眼人又追思五霸非其罪人而何○南軒曰君苟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已迫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爲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按此逢君之惡所以其罪爲尤大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當時講武之法必不闕但教以禮義爲本使其平日知所以事其父兄長上則臨事自有親上死長之心而可用以戰不然而強驅之是棄之而

已非殃民而何○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不可之故在下陳定宇謂未必能勝且不免敗非也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正指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之說也○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觀此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天子取足以待諸侯諸侯取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而已此外不少越以生後人之侈心○國家賦稅皆出於民故天子千里諸侯百里皆據井田實地而言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皆不在內少則不足大則踰制皆不可也儉者止而不過之意如此則

班固所謂一封國方三百一十六里者非矣魯地方五百里皆吞併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必在所損則周禮所謂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者亦非矣○儉於百里儉字最可玩先王有深意以文武全有萬國以周公太公之大功雖封以五百里三百里不爲過而止於百里者以制不可過也制所以不可過者欲使人有定分分各適均各守宗廟之典籍足以自立而傳之子孫也此意失然後大小得以相兼獨勢足以相併矣○使一戰勝齊遂有南陽齊寧得晏然而已乎魯之禍自是始矣孟子姑以正理諭之正理既明利

害亦自在其中○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此吾之所以爲不可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眞氏曰孟子此言蓋謂事君者不在用兵廣地而在於善其君之身心當道謂動合於理也志仁則心在於仁也君之所行皆合於理而心常在於仁則雖土地之狹不害於興湯文所以由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也君之所行不合乎理而其心不在於仁則雖土地之廣不能保其有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爲讐人役也○按驅不教之民圖不當得之地志不仁而事背理莫甚焉

君子之事君以引之當道志仁爲急舍此而求爲之強戰是民賊而已

今之事君者章

南軒曰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爲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爲臣之忠於我也而孟子以爲民賊何哉蓋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但爲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爲良臣豈不痛哉

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欲以其居積致富之術施之於國故以二十而取一爲足孟子以國家自有經常之用理財自有正大之體什一而取中正之法自堯舜以來莫之有改欲重之於此者是大桀小桀欲輕之於此者是大貉小貉桀道固殃民而貉道亦不可行於中國也貉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無百官有司君子之養故二十取一而足今居中國不能去人倫無君子則不能闕經常之費既不能闕經常之費則二十而取一必不足用猶以萬室之國而一人陶必不可也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章

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趙氏之說以孟子而知之○漢人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圭爲一國自利逆水之性而委之於鄰是禹爲天下除害而圭乃爲鄰國害也不仁甚矣

君子不亮惡乎執（惡音烏）

說文古無亮字與諒通諒有二訓比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君子而諒（不必信）惡（音烏）乎執（執謂固滯也言君子不必信則何固滯哉）此程子說○君子不諒（不必信）惡（去聲）乎執（言君子所以不必信者惡其至於固滯也）此張子說○

朱子以爲諒雖有二訓而執字從前但爲持守之意未有以爲固滯而可病者故從尹氏之說直以諒爲友諒之諒言君子舍是則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強與有智慮多聞識當世之所尚何以知皆樂正子之所短以孟子三曰否而知之樂正子不以此自見而其爲人也好善則其根於心者深而受於人者虛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聞義能徙不善能改孜孜焉君不及皆其好善之心也好善不專爲好人之善好善故善無不入而改過遷善取人納人皆好善之實也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朱子以爲先儒解此二字甚有味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况於疏遠卑賤之人乎○有訑訑之心於中則有訑訑之聲音顔色於外人皆知之而不樂就之故曰距人於千里之外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原陳臻發問之意葢見孟子平生執不見諸侯之義如此又不肯仕如彼又不肯仕疑若有坐索高價之心如宋人之譏朱子者故問如何則仕意亦知君子

非不仕者但不知何如則足以滿君子願行之志而仕也孟子答以三者之就三者之去蓋君子之志固欲行其道爾有尊德樂道之實委國而授之政則仕矣其次則道雖不行而禮貌未衰餽養有禮君子猶不輕舍君子所以接引斯人者亦可謂厚矣何疑其難仕哉○所就三一節見行可之仕二節際可之仕三節公養之仕○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就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

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陳定宇曰舜聖人且君也故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南軒曰天將大任之於後而先憂患之以成其德此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其所遭若是而所成就若是乃天也此六人者雖有賢聖淺深之異然始焉經履之艱而卒焉能勝其任則一也舜之生知非待處憂患以成其德舉舜之起於畎畝以見聖人亦由側微而與爾若在他人則因憂患以

成其德如下文所云也夫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是使之動心忍性而已動心言其心有所感動也忍性言忍其性之偏也聖人性無偏只是忍其氣稟食色之性是也動心則善端日萌而良心日存忍性則氣稟日化而天性可復此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人恒過然後能改言凡人常見其有過而後能改過夫其漠然不察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力則欲改吾過之多而改之惟恐不暇矣此意與集注少異然亦一說宜並存之○作也喻也身親乃能知之非言語所可盡也○張思叔詬詈僕夫程子曰何不動心忍

性○陳定宇曰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省若傅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乎此也○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纔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恒過即所謂不能謹於平日燭於幾微作與喻即改過之事○困心衡慮者其改過得之已徵色發聲者其改過得之人○謹於平日者前定不困不待事勢窮蹙而後作也燭於幾微者不見是圖不待事理暴著而後喻也○困於心衡於慮者理自內出

徵於色發於聲者罪自外至○上智之人困於外而心亨舜以下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是也中材之人內外俱困而後能亨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是也○行拂亂其所爲者心不得而亂也困於心衡於慮者則因所爲之拂亂而心慮俱困困而竦動奮發是困之能進人也○徵於色發於聲者有二一則尤自外至一則其事理形見之在人者探本亦實在我而失於早圖待見於聲色而後喻不已晚乎○既言上智中人之事又推言在國亦然○法家拂士有所畏憚於內敵國外患有所畏憚於外內外有所畏憚則不敢

驕縱而可以保其國不然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人當日誦斯言不必身處憂患安樂必戒即生於憂患也不必崇高富貴嗜欲不節即死於安樂也○今人多以憂患爲逆境安樂爲順境不知生人乃在憂患死人乃在安樂蓋憂患逆其情欲而存其戒愼之心此所以生也安樂順其情欲而滋其怠肆之意此所以死也養生家以五行逆順爲生死之訣其理亦有似乎此

敎亦多術矣章

不屑之敎誨者是亦敎誨之無非敎也孔子於孺悲

孟子於滕更是也

盡心篇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章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此處解得極精要看所以字所具字所從出字〇此處釋心字與大學釋明德其不同在所以字與以字上神明即所謂虛靈這箇虛靈不昧處即衆理所具而萬事無不應蓋合心性而言之也故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此處則心未便是

性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而性則心之所具之理云爾別心性於數字間甚分明○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旣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楊子曰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言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之神明精粹亦天也有所蔽則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揚子欲養之於潛以培其本孟子則欲窮之於致知格

物以盡其量也○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朱子曰此
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性者吾心之
實理若不知得盡却盡箇甚麽○知者有漸之辭盡
者無餘之義○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
盡字大知字零星○嘉定史官陳武作楊文靖公傳
論以知性則能盡心之說爲舛逆心性之序著作郎
李道傳辯之曰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
與心無間則謂知性故能盡心者於義爲得知與盡
有序則謂盡之爲先而知之爲後者是失其先後之
倫也集注於心性天三者之說可謂條理別白指趣

分明而史官顧謂其舛逆心性之序何哉○朱子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存心便性得所養○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乎性微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也○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用父子有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便用君臣有義不然便是違天矣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從出曰天便是那

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性便有那天○羅文莊公曰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爲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存養即不須大段着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自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爲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又曰理之所在謂之心故非存心則無以窮理心之所有謂之性故非知性則無以盡心孟子言心言性非不分明學者往往至於錯認何也○又曰如理有未窮此心雖

立終不能盡吾人之有事於心地者其盡與不盡反觀內省亦必自知不盡而自以爲盡是自欺而已

按此數條乃羅公體驗有得之言甚於孟子此章之旨有所發明宜深玩之

朱子曰夭壽不貳不以生死爲吾心之悅戚也○既不以夭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教事事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夭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寂滅爲事亦可謂之夭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

會○天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
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輔氏曰
徇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爲害之也○
愚按心性[illegible]雖有三者之名其實只是天命之謂性
而具於心爾大抵人有此身則有此心有此心則具
此性乃天之所以與我而貴乎物者若不能知便與
物之有生而無知者相去不遠知而不能存便與物
之有知而無義者相去不遠知而存之而不至於盡
同爲棄天故君子之學知天事天而已天不外於性
性不外於心故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知天事天者猶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又言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是理也西銘備矣○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雖不幸短命而死如顏子可謂順受其正矣所謂立命也立命謂不以人爲害之所謂盡其道而死也堯舜百年孔子七十顏子三十二同爲盡其所得於天也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

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爲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所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

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略可見矣

○程子曰天之付與謂之命稟之在我謂之性○

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謂之性○

朱子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

心其實一也○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曰惟五峰

發明得兩句好非性無物非氣無形○虛只是說

理橫渠之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

何合性與知覺之有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章

問莫非命也此一句是總說氣稟之命與天命謂性

之命同否朱子曰孟子之意未說到氣稟孟子自來不甚說氣稟看來此句只是說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人但順受其正若桎梏而死與立乎巖墻之下而死便是你自取不干天事未說到氣稟在○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上章立命之立）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者所以不立於巖墻之下也○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喚做不正之

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

朱子曰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問天地間只是一氣所以爲壽夭者此氣也所以爲賢愚者亦此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此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或有異矣明道程邵公誌謂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爲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爲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曰此說得

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醲故
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聖賢皆壽且富貴以下反是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爲之賦予者蓋二氣
五行經緯錯綜未免參差而人之受之隨其所值
亦各不齊然其所以然蓋非人力所與故亦謂天
所命不審是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不是真
有爲之賦予者

求則得之章

得失繫於求不求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惟
其在我故求而可得也而人乃不知求之何哉○富

貞利達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葢亦有巧求而不得者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朱子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反身而誠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爲父而實有慈爲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

果無欠闕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樂孰大於此橫渠謂反身而誠則無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南軒曰不能反身則自不與已相干他人飽食何與已事反身而至於誠則樂莫大矣誠則實能有之也○朱子曰未至於反身而誠處且逐事要推已及人庶幾心公理得更好仔細看這般處○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於恕恕字甚緊○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所謂恕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真實備於我無欠闕○問強恕而行曰此

是其人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〇萬物皆備於我下面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爲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〇強恕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蓋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〇陳定宇曰樂莫大焉必以無不慊仰不愧俯不怍形容方見樂之味集注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學誠意章自慊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爾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

者也

行之而不著章

行與習是行之淺深著與察是知之淺深習非時習之習乃稔習之習謂行之既久而慣熟了猶不識其所以然如禘自既灌而往其儀文則魯之君臣能行之其度數則魯之祝史能習之至其著察則所謂明乎禘嘗之義知禘之說者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寧一事已哉夫日用而不知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

人不可以無耻章

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己之無恥爲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矣

恥之於人大矣章

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於禽獸爲機變之巧者無所不爲者也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爲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程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爲之則可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充其恥也

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章

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已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南軒曰使二者一旦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爲泰矣○致敬內致敬也盡禮外盡禮也其尊賢不若是則見且不得亟而況得臣之乎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

孟子謂宋句踐章

輔氏曰游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爲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人之所以不能囂囂者以其內無所得而見外之重也得之心曰德而吾之所尊尊其貴

於已者焉則不慕乎人矣守之正曰義而吾之所樂樂其慊於心者焉則不誘於外矣故士可窮可達而尊德樂義之心一而已窮知有義而不知有貧賤豈其所能移達知有道而不知有富貴豈其所能蕩尊德樂義如此則何往而不善哉不失義於窮則有以敦士節而道亨於已不離道於達則有以副民望而道行於人然達所不離之道即窮所不失之義而得已者即民不失望之本民不失望即得已之推也觀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民何失望之有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則所謂得已者不但不隕獲於貧賤而已窮

則獨善其身不失己也達則兼善天下使民不失望也是特雖有得志不得志而君子之心則無入而不自得矣遇雖有窮有達而君子之道則窮亦善達亦善矣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章

此章勉人自立也降衷秉彝人所同得雖使前無聖人而爲之自我當如是者吾弗能已矣豈待人哉如此方是豪傑天壤間無一等生就了底豪傑亦無斷然不可企望豪傑之凡民也有待而興即凡民凡民固非天生無待而興即豪傑豪傑寔由人作

霸者之民章

楊氏謂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蓋霸者之情○豐氏說殺之而不怨一段甚佳○程子曰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朱子曰存神過化程說甚精正得孟子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化是人化也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化者無意而及物神則誠於此動於彼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此纔有所存彼便應言感應之速也如舞干羽於

兩階七句有苗格是此理○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卽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而化之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才露着些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曰他是就心說事來不留於心便是存神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問注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得如此及見用則賓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問存神與過化如何別曰過化言所過卽化存神便有響應意思○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

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按朱子嘗謂過不必爲經行之地此謂在吾化中者皆是過說得甚好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良能也章

南軒曰良云者有本然之義有善之義蓋其本然者無非善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無一毫人僞加乎其間天之所爲而性之所有也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長知敬其兄此其知豈待於慮乎其能豈待於學乎此所謂良知良能也下文獨言知者知常在先也○愚按孟子此章之意以愛親敬長明仁義爲人之所固有也凡學而能慮而知者人也不學而能不慮

而知者天也名曰良知良能良有本然之義有善之義故朱子釋之曰本然之善也孩提之童一節正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孩提之童初有知之始而百凡未有所染之時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此學之誰乎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豈慮而然乎以是知親親者仁也敬長者義也此無他正以達之天下無不同故爾天下同是親也無不知愛之心同也天下同是長也無不知敬之心同也此正本然之善心得之於天而發見之至真切者也以是驗之良知良能乃仁義之所在而不待外求也豈不昭昭然哉〇畢

孩提者乃其初發見未喪失之時也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孟子所以驗其爲良知良能而指其爲仁義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惟仁義爲天性故此心之發無不同因其此心之發無不同所以知其性之有是仁義而非外鑠我也○問達之天下也方爲仁義朱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愚按孟子語仁義之端有二曰惻隱羞惡者驗於其情也曰愛親敬長者驗於其發見之最先而尤切者也其於惻隱也則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驗之

其於愛親也則以孩提之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驗之○親吾親長吾長雖一人之私然天下同此心則是乃天之理所謂心之所同然而民之秉彝也所以爲仁義也○達非推而達之之達乃達道達德之達通乎天下皆此心此心卽仁義無别道理○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言仁義在此此二句最重欲人自得之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人之心感而遂通虛故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爲主而感應之機窒雖有至者皆捍之而不入矣方其無所蔽時善惡本心自明有觸卽見好惡本心自

宜有感即應如水行而無阻亦何嘗不沛然哉及一有蔽焉則有私主以量而容擇合而受感之以其所有則通感之以其所無則窒極而至於桀紂之譬善言殺諫士止因私意爲主於中善不能入而已然本心非無也有蔽則若此理與吾不相入及覺悟則又皆在我非從外得之也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咸備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所以有江河之喻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朱子爲之詩曰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

豈待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夫可欲之善與聽德之聰初非在外惟無蔽則有感必通而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也語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人之學爲聖人自虛已受人勉於從善始勉之不已如江河之必東湯武所以反之而聖也足已自用惡聞其過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此桀紂所以亡也千載之下祖述堯舜者一仲尼而已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朱子所以深歎之也其警後學者深矣

無爲所不爲章

朱子曰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人之有德慧術智章

問德慧術智朱子曰德慧純粹術智聰明須有朴實工夫方磨得出○南軒曰疢疾謂憂患也蓋人平居無事之時漠然不省者多矣惟夫疢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德慧術智由此而生以孤臣孽子觀之可見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理有所通達也然所謂德慧術智蓋有小大所謂達者亦有

淺深要之由憂患而有所發則一也然則處安樂之地者誦斯言可不思夫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之際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爲進德之機而自勉勵乎

有事君人者章

南軒曰事是君爲容悅者暴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爲悅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爲容悅者固不同然未及乎道義也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故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爲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此至言也所謂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

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
程子謂天民爲能踐形者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
民若伊尹之在莘野則爲天民出而佐商則爲大人
也秦漢而下其間號爲賢臣者極於以安社稷爲悅
而已謂夫天民之事業則鮮矣○愚按南軒以天民
大人爲一與朱子四等之說不同據孟子本文四箇
有字則朱子爲是朱子曰只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
可行於天下與正已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
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爲堯舜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此可謂達可行於

天下而後行之矣其與舜之恭己正南面而已者何
如哉○如鄭子產之徒可謂安社稷之臣矣行於天
下其力量固有所不能也伊呂之流非兆民允殖四
海永清則不出其道固如是不肯小用之也然以觀
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孔子
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氣象自又不同聖
人直是所過者化又何所在之拘雷一震而萬物皆
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聖人無爲只是已正於
此如尺度權衡之信而物不能違纔露着些便化正
已無工夫○容悅荀子之所謂態臣也有功臣有諫

臣與孟子之言相似又曰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安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爾國賊也噫始爲容悅者未有不終爲國賊者也孟荀之言有足相發者故取焉

君子有三樂章

南軒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爾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愚按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

没雖欲孝誰爲孝年旣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嗚呼讀曾子此言而不愴然感動者非人子也吾以爲知此而後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之所以爲樂者矣爲人子而幸遇乎此者可不汲汲焉求以自盡於心如揚子之所謂愛日者乎人之生其不可復者多矣年不可復壯已逝之日不可復來而事生之日有失於吾親者不可復補也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無使他日有不及不時之憾則於俱存無故之日正所當竭力之時也不然則天下之幸而遇乎此者亦不少矣烏知所謂樂而樂之

哉○第二節本文無克己之意程子推本以示人○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所樂乎己指不愧不怍○陳定宇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恐未足以當此孟子沒而不得其傳則孟子於此樂未之得也○南軒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本與蓋不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按南軒之言

甚切而可深玩令人惕然感勵

廣土衆民君子欲之章

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孔門由求之所志者便是此事○由也千乘之國治其賦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求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可使民足子游爲武城宰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聖門致用之實事也小則由求之所以治一國大則堯舜事業亦不出此孟子志於堯舜事業者也故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而樂不在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分明是以聖人在天子之位得時行道之極君子樂之

者樂無一物不得其所○前章以三樂對王天下則三樂爲內而重也此章以所性對所欲所樂則所性又爲內而重也然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即王天下者事上章王天下不與存而此章定天下以爲樂何也蓋王天下言得位而已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樂其道之大行而無一夫不被其澤也要知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與此君子樂之是一箇心事張子所謂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惟其如此故得位則欲爲此不得位則欲爲彼皆性分內事旣皆性

分內事則皆性分之真樂也而又以為所性不存何哉蓋所性之蘊在已而性分之樂及物以及物對在已則又有內外矣○問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做出事業功名亦只似雲浮於太虛之中於我何有哉朱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畎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問君子所性章曰只是這一

箇道理雖堯而爲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爲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君子是通聖人言君子氣禀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禀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着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没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没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没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没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禀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問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

生根此此是人功夫做來○其生色也都從那根上發出來○性字從心見得有許多物在其中

○問四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不待教他如此而自如此也

○愚按朱子之語當字字玩味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此章泛言聖人之道聖人不必專指孔子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都是借說朱子謂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登山觀海流水盈科與也觀瀾

容光比也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與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孟子此章只用比與形容而意在言外若索言之則中庸所謂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知天地之所以爲大則知聖人之所以爲大矣聖人之所以爲大卽所謂有本者也所以大以有本故也○陸子靜說此章云如水之有瀾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程子曰成章者篤實而有

光輝也今以尭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按呂氏嘗云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爲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於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者充其良心積之不已也○輔氏曰如自有諸巳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朱子曰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愚按輔氏之説極確實貫以朱子二語則成章後達之義瞭然○

如樂正子地位纔在善信之間善雖有餘信猶未足便是於信之一級未到成章之地如何便透得那美底一級上去成章是逐節上說與盈科相似觀注云學之者必以其漸漸字可見程子以成章爲篤實而有光輝此非漸積何由能至呂氏語更可玩味

雞鳴而起章

朱子曰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爲

善者鮮矣○愚按程子前一說學者所當力行後一說學者所當精察雖未接物而人心纔無事便易昏怠此只主於敬便是爲善之說所以爲有功也迨應接時此敬益當致其精明而不亂則有以察於利善之間而無隱微之累矣

楊子取爲我章

子莫知楊墨之失中而不知楊墨之間非所以求中則其所執者無權之中而已○執中非執一也執中而無權則猶執一也楊墨之執一易知而子莫之爲執一難知也

饑者甘食章

朱子曰饑渴害其知味之性則於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眞氏曰王子墊者必當時國君之子天子諸侯之子其未命者皆曰士觀其所問與孟子所告則其人必有志者也殺一無罪則非仁非其有而取之則非義方是時天下之戰國七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戮及無罪者衆矣此不仁之甚也侵人土疆奪人寶貨非其有而取之者衆矣此不義之甚

也故孟子斥而言之使以不仁爲戒而所存常在乎仁以不義爲戒而所由常在乎義則大人之事備◯按大人之事由保一國而至於可以保天下不過充其有所不忍有所不爲之心而已是心固有未當事則明既當事則昧功利爭強之習有以移之爾尚志則有以預養此心而廣仁義之端大人之事豈不已備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南軒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則不受謂斯人也一旦而遇萬鍾之祿苟爲不義則

必不受也可乎蓋人之難知也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固不可也於陵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辟兄離母處於於陵齊人高之以爲君斯人者不義而與之齊國亦必不受也孟子以爲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蓋孟子以人倫之際察之而知其不可信也人之所以爲人者莫大於人倫所謂親戚君臣上下是也今仲子廢親戚君臣上下而欲以潔其身餙小廉而妨大德其不知義固已甚矣又烏能不受不義之齊國乎○按南軒以信其大者指不受齊國說看來孟子本意不如此人皆信之信其賢也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言

不足以爲賢也葢人莫大於人倫天下可無仲子之
節而不可無親戚君臣上下此乃百行之原綱常之
首苟有憾於此則雖一介不取亦何益乎故曰以其
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章

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訢然之樂樂天故也孟
子之對示後世爲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
人且不可舍況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況其
小者乎○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蒯
聵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

○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爾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問桃應之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爲天子又欲免瞽瞍則生議貴之法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

南軒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賢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

○按南軒之言有味

食而弗愛章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偉仁
及物是恭敬而無實也

形色天性章

如洪範五事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踐形也
○問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朱子曰一顰一
笑皆有理○形只是這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
胄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踐云者本有是物而又
能修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

齊宣王欲短喪章

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旣葬除

下原缺